las materias relacionadas con la Defensa y Seguridad proyectadas en el marco de la cooperación de seguridad de ambas regiones, lo que contribuirá a enriquecer y a plasmar un real proyecto, para la construcción de una nueva sociedad armónica, democrática, justa, participativa e incluyente, a fin de enfrentar conjuntamente las amenazas y desafíos del presente y del futuro.

Editado por Zhou Chenyi

南海地缘政治形势的大历史考察

［中国］段廷志[1]　闫雪昆[2]　杨晓洋[3]

【摘要】南海地缘政治体系的演变，自古至今历经“朝贡”、“殖民”和“主权国家”三个历史时代。此间，南海地缘政治经历了从“治”到“乱”，再走向“治”的历史回旋，地缘政治自主失而复得，地缘政治结构走向多元化、多层化，地缘战略地位和开放性自殖民时代以来不断上升和增强。

大历史概念由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意在“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去”，立足尽可能广阔的历史时空，用归纳法、归因法，提炼、抽象现有史料，梳理、探索事物发展的脉络和各长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宏观走向，从而发现诸多断代研究和微观研究不易发现的历史规律。本文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和因果性，将大历史观念引入南海地缘形势研究，有利于跳出南海地缘政治关系现状纷繁复杂的迷局，为认识南海地缘现状及走势寻找更为客观的坐标和原点。

一、南海地缘政治体系演变的大历史

中国自秦代统一之时疆域就已至南海。到公元1–2世纪，南海南部周边出现了扶南、占婆等王国，并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关系。南海地缘政治的演变历史可以从西汉纪起，至今已跨越了三个历史时代，即朝贡朝代（公元前后–19世纪上半叶）、殖民时代（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和主权国家时代（20世纪中叶至今）。三个时代的地缘政治主体、地缘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及运行模式各不相同。

（一）朝贡时代的南海地缘政治体系

朝贡时代的南海地缘政治体系起于汉，终于清。此间，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使该地区得以长期保持和平和稳定，南海因而成为和平与友谊之海。

在一千多年的古代史中，东南亚地区南海周边国家如安南（位于今越南北部）、占城（位于今越南南部）与中国共同形成了环南海区域地缘政治体系。该体系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中国长期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地区国际秩序以朝贡体制为骨干，以朝贡贸易为基础，以对中国政治主导地位的认同为核心。三是地缘政治基本结构高度稳定且相对封闭，在16世纪以前

1　段廷志，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
2　闫雪昆，南京海军指挥学院讲师。
3　杨晓洋，南京海军指挥学院讲师。

很少受到地区外势力的作用和影响。四是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南海成为友好通商之海。

在上述地缘政治体系中，中国作为核心国家对于维护南海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有：一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国总体上坚持“和为贵”的地区安全政策导向，极少采取入侵性军事行动。二是中国处理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时只追求政治尊荣，而无领土和财富野心。不仅如此，中国在贸易中还“厚往薄来”，让利于南海诸国。三是中国强大的海上力量对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安宁发挥着重要的支柱作用。

（二）殖民时代的南海地缘政治体系

在殖民时代，欧美凭借海权优势掌控南海、大肆推行殖民侵略，南海周边国家因此堕入了血与火的轮回，传统的南海周边地缘政治被挤压得支离破碎，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对南海地区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国作为该地区最大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从而宣告南海地区整体沦入殖民时代。此后100多年，南海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呈现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南海地区地缘政治板块被分割撕裂，英法荷美等国各据一隅。二是南海周边国家纷纷丧失独立地位，地区地缘政治关系被区域外列强所控制。三是以“和为贵”为核心价值的传统地缘政治秩序被弱肉强食的殖民游戏规则所取代。四是南海地区地缘战略价值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外部强权势力地缘政治争夺的关键地区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殖民时代，中国的安全政策和国运变化对南海地区安全形势具有重大影响。首先，晚清中国对南海地缘政治的消极立场和影响力的丧失与南海各国陷入漫长而黑暗的一个世纪存在密切的关联。其次，中华民族长期艰苦卓绝的反帝斗争为南海各国恢复民族独立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主权国家时代的南海地缘政治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南边国家普遍摆脱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干涉和控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南海地缘政治关系由此摆脱殖民时代，进入主权国家时代。

该时代的南海地缘政治体系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恢复了独立地位，国力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外部海上强权的影响虽然总体上呈衰退趋势，但不甘心隐退，南海地区建立自主性国际秩序的进程曲折而漫长。二是等级秩序、殖民压迫成为历史，以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地缘政治游戏规则正在形成。三是南海各国作为主权国家，维护、扩大本国地缘战略利益的意识不断增强，地区内地缘政治矛盾复杂化。四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互渗透性增强，南海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总体上趋于下降。

进入主权国家时代后，中国在南海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发挥着建设性作用。首先，新中国成立后支持南海地区国家的民族解决斗争和反霸斗争，为争取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自主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南海地缘政治游戏规则的革新具有历史性意义。进入21世纪后，中国针对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推动构建“南海行为准则”所做的努力，对于完善该地区国际政治秩序同样意义重大。再次，快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推动南海地区共同繁荣的强大动力和促使南海地区地缘政治竞争良性化的有力保障。

二、南海地缘政治体系演变的规律性及大趋势

（一）南海地缘政治关系发展呈现周期性

自古至今，南海周边地缘政治体系经历了从“治”到“乱”，再走向“治”的历史回旋。从大历史角度看，与南海地区两千年的和平通好相比，近代一个世纪的“乱”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曲折，此后再度走向和平合作不过是在恢复历史常态。尽管目前南海地区内外仍存在诸多不和谐、不确定因素，但各国都拥有彼此合作的悠久历史传统与和谐相处的丰富历

史经验，都拥有和平发展、反对外部海洋强权干涉的愿望。因此，放眼未来，南海地区今后保持和平稳定是大有希望的，而且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形成新型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

（二）南海地缘政治地位不断上升

在朝贡时代，亚洲地缘政治总体上受陆权主导，南海周边大部分地区处于该体系的边缘，很少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联系和互动。在殖民时代，南海周边作为通向中国的战略门径和跳板受到欧美日列强的重视，南海成为列强地缘战略争夺的关键地区之一。在主权时代，南海进一步升格为全球海洋地缘政治的枢纽之一。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把该地区作为强化战略部署的重点，中国等南海周边经济体的高速发展不断增加该地区在亚太乃至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份量，南海周边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南海航道已成为事关东亚各经济体生存、影响欧美澳经济稳定的“主动脉”。

（三）南海地缘政治开放性不断增强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必然从“地域性的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正是在此规律的支配下，南海地缘政治体系从古到今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不断融入全球地缘政治体系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任何国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所作的任何封闭性、排他性的地缘政治安排最终都难以成功。

对南海各国来说，从历史经验看，南海地缘政治的开放会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乘势而入，成为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带来挑战甚至灾难。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提醒我们，如果南海各国因担心地区霸权干涉而行封闭主义，排斥外部势力，将会失去更多发展机遇，甚至引发更加尖锐的地缘政治矛盾。因此，如何既顺应历史潮流、保持地区开放性，又遏制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恶性介入，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战略课题。

（四）南海地缘政治结构呈多元化、多层化趋势

南海地缘政治结构在朝贡时代比较简单，进入殖民时代后开始多元化。20世纪中叶以来，南海地区地缘政治结构进一步呈现多元化、多层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在主权国家层面，既有周边各国纷纷独立，又有美日英印等地区外国家卷入。在国家集团层面，既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合作组织发挥作用，又有美日、美澳等军事同盟如影相随。在非政府组织层面，伊斯兰宗教组织、分裂主义组织、恐怖主义组织等大量非国家行为体，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南海地缘政治形势。

展望未来，南海地缘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多层化是一个基本趋势。在该地区诸多正式、非正式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中，主权国家仍会长期扮演主要角色，尤其是随着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中等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其对南海地区的政治安全影响越来越需要引起重视。同时，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国际组织以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对南海地区国际政治和安全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三、结论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重返东亚，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南海周边个别国家以为有外力可恃，采取冒险性举动，致使南海局势趋于严峻复杂，值得重视和警惕。同时也应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各国均不存在对抗的战略意图，且总体上对政治解决问题抱积极态度。因此，该地区政治安全关系的基本走势并未因诸多矛盾的存在而脱离“治”的大方向，各国将在维护基本和平与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对立（不排除个别情况下的对抗）与妥协，渐进形成以和平、合作、发展为主题的地区新秩序。

责任编辑：曹先玉